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八

起柔兆閏敦正月盡屠維單閏十二月凡四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張九成復祕閣修撰知溫州已酉金羣臣上其主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金主

自九月廢朝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于卧内庚戌始視朝 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賈 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職 乙丑金罷中書門下省及平章政事官 丙寅封皇伯令衿為安定郡王以其從弟令諲讓也 曹泳移吉陽軍編管 二月癸酉朔

金下詔改元正隆大赦 乙亥定諸州流寓士人解額 庚辰金主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疋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乙酉進士林東追諡秦檜投匭上

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坐狂妄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  
一飛坐指使東責監高州鹽稅 辛卯叅知政事魏良  
臣罷 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曦直徽猷閣呂愿中坐黨  
秦檜各貶竄 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樞密使  
乙丑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  
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  
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  
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

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  
典憲自秦檜死金人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  
召張浚者金人益疑沈該乞特降詔書具宣此意万俟  
卨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 夏四月庚寅遣陳誠  
之等賀金主尊號禮成 癸巳置武學官及弟子員百  
人 甲午棗州郡進祥瑞 戊戌立六科以舉士一曰  
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  
理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

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智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

詔大辟情犯無可矜憫者禁刑寺妄引例奏裁貸減從右正言凌哲請也五月壬寅以沈該為尚書左僕射

萬俟卨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秦檜死宰相位虛半年天下傾耳以待忽一日拜二相人皆驚異傳之四方亦無不駭者甲辰以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

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考異甲辰宋史高宗紀作壬寅今從寧輔編年錄

丙辰蠲楚州盱眙軍民租

十年 是月金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丁丑以端明殿

學士程克俊叅知政事 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

石一家之說 戊寅復權要親族中第覆試法以前舉

秦損等冒濫甲科故也 庚辰淵聖皇帝殂于金之五

國城 丁亥流星晝隕 辛卯以秦檜父子所修日歷

失實命史館重修 秋七月丙午右奉議郎薛仲邕連

州編管 丁未彗出東井避殿減膳 帝覽陳瓘所著

尊堯集嘉其明君臣之大分特賜諡忠肅 丙辰彗滅

辛酉夜雨水銀 八月戊寅草正前舉登第秦損曹

冠等九人出身淮南提舉朱冠卿言秦檜挾私廢法損

等皆其子孫親戚門下憚人于是詔有官應試者所受

階官易左為右白身者馭放占用省額復還後科 辛

卯叅知政事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叅知政事綱初為



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引年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  
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九月

乙巳以翰林學士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立互

易薦舉坐罪法從御史臺主簿李庚言也 壬子詔成

都潼川兩路漕臣同制置茶馬司審度四川財賦利害  
其實惠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者條具以聞 冬十

月己巳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墮正  
乙酉金遷始祖以下十主于大房山 乙未王曾移

瓊州編管以宋貺黨附秦檜責梅州安置 丁酉復安置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以母喪將歸葬浚慮數年間金人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于晏安謂金可信莫之為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之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

有譽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致遠方生患遂復永州安置 閏月丙午罷廉州貢珠縱蠶丁自便 己酉命軍人願歸農者人給江淮湖廣荒田百畝復其稅租十年 十一月丙戌裁定六曹寺監百司吏額 十二月庚申賞應詔論事切當者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帝如延祥觀 戊子命侍從各薦宗室京朝官才識治行者二人 戊寅金以工部侍

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所授官

二月丁酉朔復兼習經義詩賦法 庚子太尉楊政卒

謚襄毅建炎間政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由此知名  
守漢中十八年凡利于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  
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為吳璘裨將及與璘  
分道建帥執門下禮益恭世以為難 辛丑金初定太

廟時享牲牢禮儀 壬寅太廟仁宗英宗兩室柱生芝

草 癸卯金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

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叅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  
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墓文碑志並發而毀之 戊午以  
御史中丞湯鵬舉叅知政事鵬舉為臺官凡一年有半  
所論皆秦檜餘黨他未嘗及之 金主御武德殿召吏  
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  
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  
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  
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而受

遂佩弓矢具鑿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  
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  
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  
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  
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  
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  
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  
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

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于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決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 三月己巳以侍御史周方崇言命京局改官人先除知縣 乙酉赤氣出紫薇垣 丙戌賜禮部進士樂清王十朋以下二十六人及第出身先是帝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攬權

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  
如隋文彊戾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于吏事以察  
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  
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  
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  
未形于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  
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  
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立身以為本



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自秦檜擅政士子對策務迎合以邀上第至是一變其習帝以十朋議論醇正擢為第一閤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本臣願陛下斷自宸衷早正儲位以繫中外之望時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啟其端者安中獨以為請帝感其言擢為第二是科又得劉清之胡晉臣 丁亥詔嚴禁宮人服用

銷金翠羽用王十朋之言也

考異宋史高宗紀是年三月丁亥詔焚交趾所貢翠

羽于通衢仍禁宮人服用銷金翠羽按宋史全文言是年三月廷試上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

直者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于通衢  
湯思退進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  
皆盛德事據高宗語則焚翠事在去年初不因十朋之  
言宋史牽連書之蓋誤會思退二語並舉之意而遂以為一時事也今正之

辛卯尚書右

僕射同平章事万俟卨卒卨始附秦檜殺岳飛既而忤  
檜去及檜死帝將反檜所為召卨為相主和固位無異  
于檜士論益薄之壬辰以符行中前在蜀恣橫南雄  
州安置夏四月戊戌金追降景宣皇帝為遼王敷  
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蕭振治蜀有聲五月丙

寅帝謂執政曰四川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鐸減重賦  
蜀人安之近薦武帥又皆得人可除左朝奉大夫落直  
字 六月甲辰命臣僚轉對盡忠開陳毋撫細微以應  
故事從著作佐郎黃中言也 戊申以湯思退為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戌復余深黃潛善觀  
文殿大學士 秋七月癸酉戒監司舉劾守令勿得觀  
望徇私 蕭振卒乙亥以龍圖閣學士李文會為四川  
安撫制置使 丙子詔凡出命令先經兩省書讀如舊

制 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癸卯金始置

登聞院 九月癸酉叅知政事張綱罷戊寅以吏部尚

書陳康伯叅知政事 丁亥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不

當請敕禮官酌取祭祀之式定為一書名曰紹興正祠

錄以為恒制詔從之 是秋金中都山東河東蝗 冬

十月壬寅有赤氣隨日入 金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

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 癸卯築通

泰楚三州捍海堰 乙卯金初鑄銅錢 十一月丁亥

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鵬舉效秦檜所為植其黨周方  
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侍御史葉義問劾之有一  
檜死一檜生之語遂與方崇等並罷 十二月甲午詔  
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託入貢 丙辰初命州縣  
置禁歷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寅金皇子賽音薩布卒殺太醫副  
使謝友正及其乳母等追封為宿王 己巳申禁三衙  
彊刺平民為兵 己卯帝如延祥觀遂如平津園 金

杖右諫議大夫楊伯雄伯雄嘗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  
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  
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  
得言風俗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  
朝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  
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于除授宣敕誰復稽  
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  
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未有不亡此戒人君不卹國事沈溺于此者耳如朕雖  
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  
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  
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  
下至德聖明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  
哀憐乃杖而釋之 壬午禁諸路二稅折納增價 二  
月癸巳命史館重修徽宗大觀以前實錄 丙申以陳  
誠之知樞密院事 乙巳以工部侍郎王綸同知樞密

院事 三月辛酉朔日當食陰雲不見宰相欲率百僚

稱賀帝不許是日金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見金主命自  
今遇日食面奏不須頒告 丙寅雪 戊子責秦檜黨

宋樸徽州居住沈虛中筠州居住 孫道夫還自金初

道夫將還辭于金主金主使敬嗣暉謂道夫曰歸白爾  
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  
者邊吏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  
辭不發一也爾于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



人而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為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納叛盜買馬皆爾國太尉楊政所為嘗因俘獲問其人無能為者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湯思退不以為然

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賊罪並

許以致仕恩任子 辛亥雨雹 五月金主召戶部尚

書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  
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  
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  
為對金主大悅永固却立楹間金主顧見之問其故永  
固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  
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  
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

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  
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  
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邱墟之地尤  
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金主以  
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金主大怒拂袖起傳宣  
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  
賈新語事金主怒稍解乃赦之明日以通為右丞暉叅  
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六月癸巳流星晝隕是月金蝗

入中都 秋七月庚申金封皇子廣陽為滕王 戊寅  
起居舍人洪遵言令銅錢不惟銷毀作器用而且南過  
海北渡淮所失至多鑄錢殊不及額宜多方措置上諭  
大臣曰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語銅器雖民間所  
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  
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已卯上出御  
府銅器千五百事付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  
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二十文民間所用

照子帶鐸之類則官鬻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者科罪尋又定銅錢出界罪賞其後得銅二百萬斤 庚辰親製郊廟樂章十三首 甲申金以李通叅知政事初金主召偉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耳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

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  
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吳之西施蜀之花  
蕊所不及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  
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  
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伐宋  
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  
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  
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李通

叅政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以逢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八月戊子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

宗三朝正史 戊戌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錄一百五十

卷 甲寅夜地震 九月己未太白經天

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

海陵紀書之

甲子金滕王廣陽卒 庚辰以王剛中為四川

制置使初剛中言強則犯邊弱則請盟金人之故智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

我數年國勢富强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遂有是命辛巳封皇叔建州觀察使士輅為嗣濮王金遷中都屯軍一猛安于南京遣吏部尚書李惇等分州安置冬十月戊子以知渠州虞允文為祕書丞渠州地磽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趙逵薦其才召對允文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難之又論州縣



科需尋詔監司約束 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  
清心省事乃作損齋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其中以  
為燕居之所 十一月己卯郊大赦壬午復命檢舉諸  
人因赦移放者告訐得罪者不預秦檜用事士大夫貶  
責者雖屢赦不移至是始命吏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  
郎楊揆檢舉如故事 癸未金詔左丞相張浩叅知政  
事敬嗣暉營南京宮室 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辛丑修睦親宅建宮學 丁未復李光官放令自便

是歲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御製贊賜之又召對  
蜀人皇甫坦問何以治身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  
則天下治復問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屏諸欲莫令放  
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曰真人也為書清虛二字  
以名其庵且繪其像于禁中興元都統制姚仲復籍  
五州義士得二萬餘人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湑知平  
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  
川宜其勢有所不達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

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  
凡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  
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于常熟崑山各開  
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  
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  
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  
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  
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工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

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行慶壽禮  
庚申濬平江三十六浦以洩水趙子瀟又言父老稱  
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  
丁涇乃命併濬之 金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 辛  
酉金罷鳳翔唐鄧穎蔡鞏洮膠西諸榷場惟泗州如舊  
癸酉帝如延祥觀遂如玉津園 癸未蠲沙田蘆場  
為風水所侵者租之半 二月丙戌朔罷沿邊榷場存

其在盱眙者 己丑禁海商假託風潮私往北界 辛

卯封信州上清正一宮道士張守真為真應先生守真  
道陵三十二世孫也 丁酉蠲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

三百四十萬緡 戊戌大雪雨雹 丁未金修中都城

命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梁漢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

州遣使籍諸路明安穆琨軍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

簽之凡二十四萬又簽中都南京漢軍渤海丁壯年二十

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

一子留侍亦不聽 庚戌罷諸路斥候遞卒 甲寅取

具貶死臣僚姓名議加恩典 三月丙辰朔金遣兵部

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

兵器 丙子除州縣積欠錢三百九十七萬緡及中下

戶所欠入官錢物 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自金

賀生辰還時金主再修汴京以圖南牧秘書少監沈介

為賀正旦使先還不敢言中歸為上言彼國治汴京役

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為之備時約和

久中外解弛上聞矍然曰得無為離宮乎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當不止為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沈該湯思退聞之語中曰沈少監之歸屬邇不聞此言公安得此也居數日復往白請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壬寅以中守秘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前言惡中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缺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為圖以獻熙載湯思退所薦

也於是宰相召國子監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治世

安用此為綰退而歎曰惜不使黃君為諫諍官也

考異按宋

史高宗紀二十八年冬十月丁亥朔遣沈介使金賀正旦黃中賀金主生辰二十九年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自金還言金人將徙居汴京以見逼望早飭邊備宰相怒不聽陳桧通鑑續編以此言繫上年金營汴京宮室下薛應旂因之誤也今據高宗紀改正

庚戌金詔諸路舊貯軍器並

致于中都時南京方建宮室又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



供金草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辛亥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薦不次升擢以風勵之 五月己巳沈誼湯思退言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實為詳密於今可行臣等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從之 六月甲辰朔遣王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時宰相欲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

綸充稱謝使曹勛副之 丁亥禁江淮私渡北人 禮

部侍郎孫道夫罷知絳州道夫每入對輒言武事沈該  
疑其引用張浚故貶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  
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  
之短或以此少之 己丑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  
成卒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  
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諡文忠 丙申知樞密院  
事陳誠之罷知泉州尋落職奉祠 己亥以陳康伯兼

權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辛丑左朝奉大夫致

仕李光卒于江州年八十二孝宗即位賜諡莊簡 已

酉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沈該以貪冒罷提舉洞霄宮

言者彈擊未已該力辭職名庚戌詔致仕尋又落職

閏月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甲寅詔馬軍司選兵千人

騎二百戍之 丁巳命江湖浙西五漕司增價糴米二

百二十萬石赴沿江十郡自荆至常以備賑貸 己未

罷江浙淮東沙田蘆場所增租課 秋七月丁亥以吏

部尚書賀允中參知政事 癸巳封戶部侍郎令諤為

安定郡王 戊戌福州大水 八月甲子召左迪功郎

朱熹熹少孤從延平李侗學以進士調同安簿官滿當

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

後罷請祠監潭州南嶽廟至是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

問韓元吉同召熹以疾辭會言者論事語若侵熹遂不

至 甲戌併史館歸祕書省王牒所歸宗正寺 金詔

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足富室有至六

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九月甲申詔建炎已來  
使未還而後嗣無祿者與一子官 王綸使至金館禮  
甚隆乙酉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  
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  
而綸不知 甲午以湯思退為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為  
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  
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  
否不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盡心

若嬪嬙取容植黨以自固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也

乙未以皇太后不豫大赦不視朝 庚子皇太后韋氏

崩于慈寧宮宣遺詔時百官入臨皆吉服禮部員外郎

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甲

辰有司以辰日請罷朝夕哭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

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況臣子於

君母乎 癸卯遣周麟之等為大金奉表哀謝使 冬

十月癸丑皇太后殿攢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吉服

行事黃中曰唐制啟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以羣臣五上表始聽政 乙亥金主觀造船于通州 十一月甲申日南至命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輔臣皆奉冊寶不克齋故也 丁亥遣賀允中等為大金遺留國信使允中至金以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況戴花乎伴使怒允中

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而死耳  
彥舟解之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 丙午權  
攢顯仁皇后于永祐陵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庶  
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詔遣殿中侍御史汪澈按視還  
奏曰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  
日何為是紛紛者漢長樂未央宮夾櫟里疾墓未嘗遷  
也事乃寢 十二月甲寅諜言北界揭榜禁民妄傳起  
兵上諭大臣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



民不聊生豈久長之道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  
息民靜以待之耳 甲子祔顯仁皇后神主于太廟

丙寅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為吏部尚書初帝知  
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  
回久之顯仁殂帝問燾以方今大計所在燾曰儲貳者  
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  
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聞春當議典禮燾頓  
首謝 辛未王綸進知樞密院事 乙亥金殺太醫使

祁宰宰江淮間人以醫術補官金得汴得之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感激欲自效金主將南伐宰欲諫不得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大畧言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是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于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

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于牛斗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得逞其長技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金主怒命戮于市籍其家 丙子金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于垂拱殿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一見顧翼曰是南朝不拜詔者先是秦檜主和議金使奉詔至檜等皆拜受燾獨不拜故宜生云然時

諜言金造舟調兵帝未深信宜生聞人燾以首邱諷之  
微探其情宜生顧翼不在旁乃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  
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燾密奏始知諜非妄  
傳宜生歸為翼所告金主烹之翼以奉使失體杖二百  
除名初孫何帥杭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景物  
繁華其詞流播金主讀而羨之至是隱畫工于使人中  
俾寫湖山城郭以歸製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  
絕頂題詩其上有策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蓋南侵之志

決矣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九

起上章執徐正月盡重光大  
荒落十月凡一年有十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年春正月戊子吏部員外郎虞允文面對言  
金必敗盟異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

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  
西奇兵必出海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 丙申以吏部

侍郎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廢御書院 丁酉罷釣

容班樂工及甲庫諸局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  
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于甲庫故百工技藝之  
精巧者皆聚于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  
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  
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

甲庫萃技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  
數目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  
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二月甲寅罷夔州路榷茶 乙卯金遣大懷忠等來

弔祭 戊午遣葉義問等為大金報謝使 甲子宰相

奏事畢帝諭王綸葉義問曰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  
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湯思退曰  
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繫人心不



可無也帝曰此事出于朕意非由臣下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嗣儲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畧不經意至於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帝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丁卯吏部尚書張

燾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欲相燾而燾以疾力辭且  
言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疏乞賜骸骨今言愈  
切而寵彌厚懇愈力而位益崇儻恃鴻私不知退避高  
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僥倖進取  
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掃地疏入帝  
察其誠故有是命 辛未金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  
軍大風壞廬舍人多壓死 甲戌金主遣引進使高植  
刑部郎中海古勒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陵遲處死或鋸

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戶謀克等後有獲者並處  
死總管府官亦決罰 戊申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  
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及宣制吉日帝曰可便以為皇  
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顧外庭未知耳又曰如思  
平郡王亦與少恩禮湯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  
告郊廟帝可之甲戌內出手詔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  
仍改賜名瑋丙子制以皇子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建王制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 三

月辛巳復除授館職召試法 癸卯賜禮部進士梁克

家以下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

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

夏四月乙酉朔以皇孫惇為蘄州防禦使愷貴州團練

使惇榮州刺史 庚戌金主殺昭妃富察阿里呼妃嗜

酒金主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妃初嫁宗磐子阿呼達

生女重節金主與重節亂妃怒重節批其頰頗有詆訾

之言金主聞之愈不悅妃以衣服遺前夫之子金主將

殺之圖克坦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有勝格者妃與之同卧起如夫婦厨婢三娘以告金主金主不以為過唯戒妃勿答三娘者五月辛巳上書玉堂二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從之領御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屯兵嚴

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以劉錡兼領荆南府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御前諸軍都統制乙酉詔諸路剌強盜貸死少壯者為兵辛卯臨安於潛安吉三縣大水壬寅落沈該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明州初葉義問入北境見金已聚兵有南侵意及還密奏金人以剋剝不恤為能以殺戮不恕為威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皆有深心以臣

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兵部尚書楊椿言于陳康伯曰金人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于是康伯入見言金謂我和好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侍御史汪澈亦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靖康之變可為龜鑑帝皆嘉納之六月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罷秋七月戊戌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以御史中丞朱倬叅知政

事翰林學士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丙午朔日

有食之 辛亥金命權貨務及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

壬子參知政事賀允中使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  
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癸丑詔特轉一官致仕 壬

申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至汴京起重兵五十餘萬  
屯宿州泗州謀入寇 九月庚午金籍諸路水手得三萬

人 庚寅以帶御器械李寶為浙西副總管提督海船

駐平江 丁酉罷內侍省 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面



對言臣聞道路洶洶咸謂敵情叵測有巢穴汴都窺伺  
江淮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然議  
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  
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自建炎至今金未  
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興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  
備如何耳禦敵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  
望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  
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反投閒置散無地自效或

老于藩郡以泯沒其身輿情憤懣仇敵竊笑臣願陛下  
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沮敵謀蓋謂張浚劉錡也  
又言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  
邇者衆口藉藉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  
秦檜死百秦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管軍而盜陛下之  
大權養成跋扈之勢禍胎於內亂形于外臣竊憂之昔  
漢之禍起於恭顯與王氏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  
與藩鎮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

結諸將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橫加于噲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不減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于百姓皆非治世事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帝嘉納之自秦檜扼塞言路士風浸衰及帝總

攬萬幾激厲忠謹而餘習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十  
朋與校書郎馮方正字胡憲查籥太常主簿李浩始相  
繼論事聞者興起太學之士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焉

冬十月丙午罷內侍官承受諸軍奏報文字 庚戌雷

壬戌徙劉錡為鎮江都統制以荆南右軍統制李道為

荆南都統制 癸亥日中無雲而雷時侍御史汪澈等

欲論湯思退同官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  
此固當罷何以他為於是澈等相繼論之 十一月癸

己夜有白氣出入危昴間 十二月乙巳朔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罷侍御史陳俊卿言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以觀文殿學士奉祠 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行自兩浙遂徧於諸州 戊申夜白氣亘天 癸丑命戶部立經總制錢十年中數為定額 戊辰金禁朝官飲酒犯者

死宋夏高麗人使燕飲者罪

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命吏部

侍郎李澗用牲于太社百司守職既而太史局言當交

不虧詔勿賀

考異按金史海陵紀是年正月甲戌朔不書日食史失之乎抑所食之分數南北不

也同

丁丑雷

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侍御史汪澈言

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

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也

今臣下無奸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

為敵國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于備邊 癸丑金主命  
參知政事李通諭賀生辰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軍樂  
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軍期以二月末先往河  
南帝王巡幸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  
不踰萬人况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汝等歸  
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 已  
亥故張浚胡銓自便 庚子金詔自中都至河南府所  
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 辛丑金殺富察阿呼達女

徹辰徹辰慶宜公主出幼鞠宮中金主屢欲納之太后  
不可至是以罪殺之 是月金主令諸處統軍擇善射  
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  
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金主每自說曰取江南此  
五千人足矣 二月甲寅罷楊存中領殿前都指揮使  
進太傅為醴泉觀使封同安郡王 庚申金徵諸道水  
手運戰船 癸亥金主發大興府 乙丑分經義詩賦  
為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



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復鬻僧道度牒

辛未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熺卒詔贈太傅尋以給事中黃相舜言停熺贈官及遺表恩賞 虞允文如金賀正旦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

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金主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  
奏所見及金主語請申嚴淮海之備三月甲戌朔命  
破敵軍統制陳敏屯兵于太平州已卯官勲臣魏仁  
浦馬知節余靖寇瑊諸孫各一人金主改河南北部  
山為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庚辰以利州西路  
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拱玠之子也壬午  
以兵部尚書楊椿參知政事丁亥金主將至獲嘉有  
男子上書言事斬之所言莫得聞庚寅以陳康伯為

尚書左僕射朱倬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壬辰地震 癸巳金主次河南府因出獵如汝州溫湯

視行宮地自大興至河南所過麥皆為空復禁扈從者

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 金主

弟完之妻烏延氏坐與奴有姦賜死 夏四月甲辰詔

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

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時都統制

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荊南田

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  
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  
部戍之 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 五月乙亥增

築禁城 己丑命沿淮州郡毋納北人 金賀生辰使

高景山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黃述賜扇帕于洪  
澤鎮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畧不加禮又遣人  
量閘面濶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必敗  
盟辛卯天申節景山全入見于紫宸殿初金主遣使謂

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至是全乃升殿之東壁面北厲聲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聞而遽起全在殿下揚聲譏諂不已時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

遂轉屏風而入見帝方哭泣炎奏其事帝然之炎出傳  
旨曰今為聞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閣門賜茶  
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宰執聚殿廬議舉哀之故或  
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工部侍郎  
黃中聞之馳語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  
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設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  
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甲午宰執召楊存中及  
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

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虞允文言敵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執政不聽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

日為淵聖發喪特詔持斬衰三年乙未以吳璘為四川  
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 丙申命主管馬軍  
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 庚子侍御史陳俊卿以  
張去為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 金主自汝州如  
南京 乙巳以羣臣三上表始聽政 丙午劉錡乞即  
日移軍渡江詔錡進發騎兵屯揚州 丁未出宮女三  
百九十人 辛亥金主遣大懷正至盱眙語送伴使呂  
廣問云將以六月遷南京令其歸奏 癸丑罷教坊



乙卯以劉錡為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 庚申彗出角  
遣都統制戚方提總江上諸軍策應軍馬聽劉錡節  
制諭吳拱嚴備襄陽視緩急合田師中成閔兵以援之  
壬戌金主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  
夜大風壞承天門鷗尾癸亥金主備法駕與皇后太子  
光英共載入南京 甲子始御正殿 乙丑放女樂二  
百餘人 故遼人伊喇斡罕叛金圍臨潢初金主徵兵  
南侵使牌印素赫往西北路盡簽契丹丁壯契丹人曰

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  
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素赫畏罪不  
敢言遂與牌印耶律納等盡起男丁于是西北路招討  
司譯史薩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色及素赫等執  
耶律納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  
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  
應之咸平府穆昆古哩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  
財物募兵以應薩巴金主使布薩師恭等討之皆無功

薩巴自度大軍必繼至謀歸西遼率衆沿龍駒河西出  
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幹罕殺  
薩巴執老和尚等自為都元帥擁衆東遷至臨潢府東  
南新羅砦東京留守曹國公烏魯使伊喇扎巴招之幹  
罕已約降復謂扎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巴  
見幹罕兵強車帳滿野意其有成反說之曰我始來以  
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  
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

矣其黨有前布塔布部族節度綽哈者言昔古紳丞相  
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  
恐不可降也于是幹罕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  
五萬 秋七月丙子命兩浙江東濱海諸州預備敵兵  
戊子貶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分司筠州居住初麟  
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  
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康伯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  
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貶遣樞密都承旨

徐嘉如金嘉至盱眙金主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  
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  
還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初金調馬於諸路得五六十萬匹至是又大括羸馬  
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  
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  
狼藉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  
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

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  
主曰北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  
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于是國內騷然盜賊  
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金主  
輒杖而黜其官由是羣臣不敢復言 八月辛丑朔宿  
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  
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徙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  
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

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高文富遣兵捕勝  
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  
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  
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即開門獨文  
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  
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  
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  
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

遠近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近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金人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



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以五百騎圍之勝馳  
突四擊金陣開復闖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  
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  
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雨驟作金人攻  
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金  
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  
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  
多遁去 壬寅金命樞密副使白彥恭中都留守完顏

穀亭等率兵討契丹諸部 丁未廢婉儀劉氏婉儀頗

恃寵招權嘗遣人諷廣州番禺商獻明珠香藥許以官爵

舶官林孝澤言于朝詔止其獻金人將敗盟劉錡主戰

幸醫王繼先從中沮之因謀誅錡帝不憚一日在婉儀

位有憂色婉儀急具以實對帝以他過廢之責繼先福

州居住籍其貲

考異宋史高宗紀云丁未以婉容劉氏妄預國政廢于家辛亥以劉婉容事連

坐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福州居住停子孫官籍其貲按后妃傳乃劉婉儀帝紀作婉容蓋因傳有云與劉婉容

俱被竄進婉儀遂以婉儀為婉容劉婉容別是一人紀誤今據后妃傳改正 癸丑金主弒

皇太后圖克坦氏于寧德宮金主謀南侵太后諫止之金主滋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太后居寧德宮嘗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金主金主賜樞密使布薩師恭第一區隣寧德宮師恭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薩巴反師恭與蕭懷忠受命北伐比行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徙汴今復欲興兵

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吾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  
如此奈何福娘以告金主金主意謂太后嘗以鄭王充  
為子充死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  
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倭楞尚衣局使呼特默  
武庫直長錫實使入寧德宮殺太后命護衛高福等以  
兵士四十人從太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今太后跪受詔  
太后愕然方下跪呼特默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  
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侍婢護衛等十餘人金主

命即宮中焚太后屍棄其骨於水又殺充之子塔納約  
尼阿勒班惟耶補爾得逃免時師恭討契丹不克而還  
金主遣其子呼沙呼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并誅  
蕭賸蕭懷忠皆族滅之殺蕭圖喇鄂勒博二人與師恭  
前後討契丹者也封高福娘為鄖國夫人許征南回以  
為妃賜銀二千兩以特默格為澤州刺史 甲寅李寶  
以舟師三千發江陰將啟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勁迎之  
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

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  
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忽集聚  
兵復進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建大將旗鼓軍容  
甚肅觀者歎息尋遣統制王剛以兵五千屯寶應 丁  
巳召田師中赴闕尋以吳拱為鄂州都統制 壬戌資  
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知建康府 乙巳起復成閔為  
湖西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閔時丁母憂特召用  
之 金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金主杖而釋

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賓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鄂勒博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萼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圖克坦哈希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張中彥副之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召諸將授方畧

賜宴于尚書省金主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  
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則旬月惟爾將士毋以  
征行為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  
刑茲無赦又恐糧運不繼令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  
莫不怨嗟命圖克坦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  
暉留治省事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宮中  
慟哭久之衆六十萬號百萬羶帳相望鈺鼓之聲不絕  
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



震九月庚午朔命大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于明堂以配上帝甲戌金圖克坦哈希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使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剛中倍道馳還庚辰以給

事中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

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錡以兵駐清江金人以糧  
裹舡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之 丁亥博州高平

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  
復中原聞金人渝盟乃結豪傑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  
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制  
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  
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

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吳璘遣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

劫金人橋頭砦破之 庚寅金大名府人王九據城叛

衆至數萬官軍莫敢近 壬辰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

復泗州 甲午冊謚淵聖皇帝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廟號欽宗 吳璘遣將劉海復秦州金守將蕭濟降尋

又遣將復洮隴二州 丙申太白晝見

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海陵紀書之

金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哈斯罕明安福壽

東京穆琨錦珠等始授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衆

至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  
金主渡淮慮魏勝晚其後冬十月庚子朔分軍數萬圍  
海州會李寶率舟師出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  
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  
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  
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臨擊之  
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沙  
堰圍城為營勝先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敵于東門外

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急攻勝竭力捍禦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金人自渦口渡淮 癸卯金人陷蔣州李顯忠遣統制孔福與金人戰于大人洲敗之 劉錡引兵次淮陰乙巳金人自清河口入淮錡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丙午金人立東京留守曹國公烏魯為皇帝更名雍烏魯幽王鄂爾多之子太祖之孫也性純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金主嘗使摩

囉歡圖淮北諸王烏魯聞而憂懼會故吏魯沁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魯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魯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魯遂執存福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是日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于是親告於太廟還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罪惡數十事

考異丙午宋史高宗紀作丁未今從金史海陵世宗紀

丁未

命宣撫制置司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

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先是劉錡遣統制王權措置淮西至是聞金兵大至戊申權自廬州退屯昭關

金主將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金主大喜以金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于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 辛亥金將蕭琦陷滁

州守臣陸廉棄城走 壬子改命建王瑋為鎮南軍節度使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之計王不勝其憤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之亟以晉申

生漢惠帝事入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且曰艱危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己者唐肅宗靈武之事是已肅宗第得早為天子數年而使終身不得為忠臣孝子誠可惜也王大感悟曰將若之何浩乃為草奏俾自悔過請衛從警蹕以供子職因中宮以奏上方疑且怒覽之意頓釋問知其奏出于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真王府官也劉錡遣統制王剛等擊敗金人于清河口金人復來戰剛失利吳拱遣將侯俊郝



敦書復唐州 癸丑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三

百八十萬緡以備賞軍 甲寅金主以大軍至州城北

五里築土城以居 金人攻樊城吳拱遣將翟貴王進

出戰皆死士卒半掩入江中金兵亦退 劉錡遣兵渡

淮及金人戰死者十七八 戚方遣將張瑤復蔣州

乙卯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

初恃錡以為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道死者甚衆 丙

辰金主入廬州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于尉子橋

死之先是王權屯昭關將士猶欲戰權引兵先遁金人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領官戴臯帥馬軍引避敵遂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入與其徒鄭通等五十人俱沒權退保和州中書舍人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與劉錡俱退遂率侍從數人見輔臣言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朱倬楊椿不以為然且謂權之退師為誘敵深入計

丁巳得報知權果敗歸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至內殿  
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  
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戊午康伯入奏  
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曰百官散則主勢孤不可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  
征從之遂命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金人犯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于胥浦橋敗走真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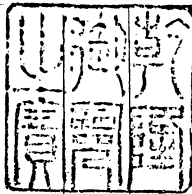
陷金人不入城遂從山路犯揚州 己未王權自和州  
遁歸屯東采石 辛酉復湯思退觀文殿大學士  
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癸亥金主入和州百官表奉起  
居金主謂其使汝等欲伺我動靜耶自今勿復來俟平  
江南始進賀表是時梁山瀾水洞先所造戰船不得進  
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  
民居以為材煑死人膏為油 金人入揚州王權自采  
石夜還建康尋復至采石 甲子復張浚觀文殿大學

士判潭州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之忠蓋帝悟乃  
有是命 吳璘遣統制吳挺向起等及金人戰于治平  
砦敗之 乙丑金人趨瓜洲時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  
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負琦王佐  
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  
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大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俘  
數百人時諸軍報捷旗絡繹道路市人相語曰雖日聞  
捷報可喜但一報近似一報亦可憂葉義問素不習軍

旅讀阜角林捷報至金人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  
是何物聞者皆笑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寶  
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屯膠西石臼島  
金水軍都統蘇保衡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僅一山  
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施樓中來如鐘鐸  
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  
寶船紿敵入舟中官軍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  
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釘舉帆帆皆紬繢彌亘數里

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嘉努等五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戊辰侍御史杜莘老劾內侍張去為帝不悅莘老執奏不已乃令去為致仕尋出莘老知遂寧府 初葉顥知處州以法繩湯思退兄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

移顓守常州帝視師建康道毘陵顓賜對舟次因言恢  
復莫先于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  
也顓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節省冗費餘緡錢二十  
萬或勸獻羨餘顓曰名為羨餘其實皆重征橫斂是民  
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

二十至  
二十二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德生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

朱

鈐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

陳

墉

謄錄監生<sub>臣</sub>

蔣式

增

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軍時劉錡病甚求解  
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  
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  
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橫權錡軍督兵渡  
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  
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  
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  
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惶怖退走由陸路趨建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

起重光保寧落十一月盡玄默  
數祥十三年凡一年有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己巳朔邵宏淵遣統領崔皋及

金人戰于定山敗之壬申以知潭州張浚判建康府

市人皆媒罵之 金人遊騎至無為軍守臣韓髦棄城走 庚午金左司郎中鄂博庫等聞赦入白東京即位改元事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以示羣臣即預志改元事取一戎衣天下大定也是日以勸農使完顏元宜為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刑部尚書郭安國副之 乙亥金主臨江築臺自被金甲以登刑白黑馬祭天投羊豕于江召賓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濟江矣博勒呼曰臣觀宋舟

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豈皆大舟耶誓以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丙子金主置紅黃二旗于岸上中建黃屋坐其下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權敗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

請死戰或謂允文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  
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  
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  
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金主操  
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  
薄官軍軍小却允文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  
方立陣後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  
軍以海鰭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

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敲殺之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允文知金兵必復來夜半部分



諸將分海舟泊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楊林河口明  
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  
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  
師已寘憲典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金主得  
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漢臣教  
金主濟江者也己卯虛恨蠻犯嘉州籠蓬堡官軍大  
敗副將鄭祥等為所殺庚辰金主引軍趨淮東過烏  
江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癸

未吳璘病自仙人原還興州留姚仲節制軍事甲申  
贈姚興魏俊王方官是日金主至揚州劉錡以順  
昌之捷威名為金人所憚金主之南侵也令有敢言錡  
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  
以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至是  
錡命盡焚城外居屋以堊白其城壁書曰完顏亮死于  
此金主多忌見而惡遂趨瓜洲居龜山寺人衆不可容  
遂致生變云金曹國公在東京追尊考幽王為皇帝

謚簡肅號號睿宗妣富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貞懿皇  
后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追復東昏王帝號謚  
武靈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別立廟封子錫喇喇為許王  
呼塔噶為楚王 乙酉劉汜貸死英州編管江州統制  
李貴忠義首領孟俊復順昌府 金州將邢進復華州 丙  
戌任天錫復陝州 丁亥李顯忠至采石虞文允語之  
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  
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

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  
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  
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  
苗定駐下蜀為援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  
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  
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尋以成閔等為招  
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戊子吳璘  
復力疾上仙人原己丑膠西捷奏至帝大喜曰朕獨

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即賜詔獎諭書忠義李寶  
四字表其旗幟 王權貸死瓊州編管 是日金曹國  
公自東京如中都 庚寅虞允文與楊存仲臨江按試  
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  
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  
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金主拔劍欲  
斬之哀謝良久杖五十而釋之遂還揚州使符寶郎耶  
律穆丹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

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南人於是鎮江軍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金主罪李通奏其書即命焚之金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刀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埒瑄富埒瑄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衆益危懼

甲午令軍士運鴉鵂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斬諸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柰何其中一人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曰諾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完顏元宜及明安唐古烏葉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元宜本耶律氏賜姓完顏王祥者元宜子為驍騎副

都指揮使在別軍者也元宜召王祥至與諸將約詰旦  
衛軍番代即行事金主有紫茸等細軍不肯臨敵專以  
自衛衆患之蕭巴扎曰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則事  
可濟矣從之乃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泰州  
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  
金主許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駙馬都尉唐古安禮金  
主妹婿也能文知兵掌黃頭女真金主聞東京之變遣  
安禮以本部兵歸故諸將益無所憚乙未黎明元宜王



祥與武勝軍都統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葉穆琨幹  
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率衆薄御營金主謂南人劫砦  
驚起求劍甲不得左右親兵盡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  
如雨金主取視之曰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  
出避之金主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中箭仆地延安少尹  
納哈塔鄂勒博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年四十驍騎  
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  
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裏金主尸

焚之收其妃嬪五人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初金人之犯邊也樞密院編修官莆田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又有客詣葉義問上書言以太一局考之金主不煩齊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已而皆驗是日天重陰有樞密行府使臣胡斌者知天文謂樞密院檢詳洪邁曰昨夕四鼓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金主死祥也未幾有軍中被掠散人張真及虢州簽軍雷政相繼渡江來歸報

金主被弒

考異三朝北盟會編輯中興遺史敗盟記神麓記采石斃亮記采石戰勝記正隆事跡記

煬王江上錄諸書言金海陵被弒事其謀逆者或無主名或雖有主名而與金史大異且不及完顏元宜唐古烏葉殊多滲漏按金史海陵記逆臣傳元宜實為首惡唯謀這細軍事金史失載而宋史虞允文傳有之煬王江上錄尤為委曲詳盡此事必不可遺今以逆臣傳為主而萬戴蕭巴扎唐古安禮等事則撮取諸書以補其未備乙未中興遺史作丙申誤是月己巳朔敗盟記云亮死于二十七日正乙未也宋金二史本紀並作乙未今從

丙申金細軍破泰州子女玉帛剽掠無遺

考異宋史

高宗紀乙未金人陷泰州今從敗盟記

戊戌金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

江軍中議和 十二月庚子楊存中虞允文渡江至瓜

洲以察敵情 金舟師犯慈湖鄂州軍擊却之金統軍  
劉萼聞敗遂退師 楊椿夜攻金人殺其師高定山復  
廬州 壬寅天有白氣 癸卯復岳州舊名 右軍統  
領沙世堅復泰州金細軍棄城而去 甲辰虞允文自  
鎮江入見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  
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奏收  
兩淮三策不報 乙巳李顯忠自慈湖引兵渡江 判  
建康府張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

遇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煙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  
赴君父之急知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行北  
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人尚屯和州李顯忠  
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謂顯  
忠曰聖駕將巡幸至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顯忠乃以  
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金人相持浚赴建康先牒  
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 丙午淮東統制王選等復  
楚州 丁未吳拱遣將牛宏等復汝州 戊申帝發臨

安建王從行先是侍御史吳芾求對乞以建王為元帥  
先往撫師史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長深宮平居未嘗  
與諸將接安能辦此議者又謂上親征可使王居守浩  
復以為不可帝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時方  
雨雪帝御氈笠乘馬王亦騎往雨漬朝服畧不少顧而  
宰相以下多肩輿者 庚戌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癸  
丑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至洪澤鎮敗之是夜  
鎮江統制吳超遣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

獲其舟船糧食甚衆 淮東統制劉銳陳敏入泗州

甲寅李顯忠與金人戰於楊林渡却之乙卯江北金人

悉去李顯忠復入和州 吳璘遣將復水洛城 金人

復破汝州殺戮殆盡 丁巳李顯忠遣統制張榮追金

人至金椒敗之得所掠老弱萬餘口 是日金主雍至

中都戊午謁太祖廟己未御貞元殿受百官朝庚申吳

璘遣將復治平砦 甲子金賴壽二州巡檢高顯以壽

春府來降 金太子光英頗警悟海陵嘗言俟太子年

十八以天下付之朕當日游宴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  
光英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  
孝何謂不孝對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  
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為不孝也蓋指言父亮  
弑母事及伐宋圖克坦后與光英挽衣號慟亮亦泣下曰  
吾行歸矣命光英居守時年十二以圖們額哩雅為太  
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衛護之完顏元宜既弑亮  
都督府移文額里頁是月殺光英于南京圖克坦后如中



都居亮母大氏故宮頃之金主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  
於會寧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大定十年卒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是日

金主不視朝減膳徹樂謂判大宗正事呼魯等曰朕每  
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  
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羣臣集議庶幾無  
過舉也呼魯宗望子也已巳金人犯壽春府忠義將

劉泰戰死金兵亦退 庚午帝發鎮江 金主謂宰相

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  
辛未金主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賜賚有差

壬申帝至建康張浚入見 丙子桃翼祖主于夾室

金主如大房山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

諫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遂還宮因諭晏等曰朕常慕

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

己卯李顯忠引兵還建康 庚辰罷郡守年七十者

辛巳金兵部尚書克實與延安府同知李老僧謀反伏誅老僧一名惟忠克實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金主初至中都倥傯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有怨言克實與惟忠及倭楞鄂爾多梁璋布呼謀欲因軍士怨望以作亂既而謀不遂克實璋布呼乃擒惟忠倭楞鄂爾多等詣有司自首下獄治克實初不肯承倭楞面質之然後款伏金主念兄弟少太祖孫惟數人惻然傷之詔罪止克實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

遂誅克實惟忠倭楞等瑋布呼並除名 歷城辛棄疾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人號為辛黨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海陵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下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兵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游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棄疾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奔金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急追義端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至

是令棄疾奉表來奏事乙酉召見嘉納之授棄疾承務  
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并以節度印告使召京時有陳  
駐蹕利害者陳康伯不能決帝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  
集議侍御史吳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  
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給事中金安節亦言淮  
壩瘡痍之人甫遂歸業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  
還軫恐乖始望衆不從遂定回鑒之議己丑金遣高  
忠建張景仁來告即位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伴使知

閤門事張掄副之 庚寅金行納粟補官法 詔新復州

縣搜訪仗節死義之士 金遣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率

師討蕭窩幹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帝謂輔臣曰朕料

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輩

事朕不得不為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

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

兩國生靈不殘于兵革此豈細事 丙申以楊存中為

江淮荆襄路宣撫使虞允文副之帝嘗謂湯思退曰楊

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故有是命給事中金安  
節起居舍人劉珙繳還言存中頃以權勢太盛人言藉  
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  
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倘以  
允文資淺未可專任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奏入帝怒  
謂輔臣曰珙父為張浚所知此奏專為浚地耳宰相召  
珙諭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豈暇為  
張公謀執奏如初乃改命存中措置兩淮允文為川陝

宣諭使措置招軍市馬及與吳璘相見議事珙子羽之子也 初魏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一日未嘗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海陵被弑其兵北歸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日衆得金人



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

轉達于朝悉如所請

考異同臥起等事在海陵既死後薛鑑叙入復海州時誤也今據宋

史魏勝傳改正

金主追冊故妃烏林荅氏為昭德皇后 金

翰林待制大穎以言盜賊忤廢帝杖而除名補闕馬欽以諂事廢帝得幸二月己亥起穎為秘書丞欽除名

唐子虞允文陞辭言金主既死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玘經畧中原 興州統領惠逢等復

河州 壬寅金人犯汝州守臣王宣逆戰敗之 癸卯  
帝發建康 楊存中議廢江淮州縣給事中金安節言  
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  
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  
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  
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  
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  
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 惠逢復積石

軍又克來羌城 丁未太尉威武軍節度使劉錡卒錡  
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  
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啼輒止至是以劉汜敗  
發怒嘔血數升卒諡武穆 金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  
者金主問尚書令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  
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  
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己酉王宣及金人再戰于汝州  
庚戌金以全軍來攻宣敗績棄城去 癸丑金詔降廢

帝幸臣蕭玉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 乙卯帝至

臨安 甲子金澤州刺史特默格及其妻高福娘伏誅

乙丑王宣敗金人于確山於是趙搏自信陽歸德安

而宣亦還屯襄陽金人復取蔡州 丙寅瘞欽宗重于

招賢寺立虞主帝親遣奠宰執議帝宜服袍履禮部侍

郎黃中曰三年天下之通喪堯舜三代之所共也後世

以日易月已有愧于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後

因事則服之本朝典故大葬啟攢必服其初服是也若

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真宗九月而葬何為亦服  
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服為當前二日陳康伯等進呈  
帝覽奏曰朕為天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  
都堂朱倬謂中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  
誤今所當改奈何復因之倬曰帝意實然臣子務為恭  
順可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為恭耳 閏月癸酉金人破  
河州屠其城甲戌金主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  
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 戊寅

祔欽宗神主于太廟 癸未吳璘遣楊從儀等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丙戌給張浚錢十九萬緡造沿江諸軍戰艦 庚寅王剛破金人于海州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罷 金太和厚德殿火 壬辰姚仲攻順德軍敗金人于瓦亭砦新店 乙未金兵部侍郎溫敦珠圖喇等與窩斡戰敗于勝州 是月張安國等攻殺耿京辛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王世隆徑趨金

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  
及獻俘行宮斬安國於市 三月壬辰更定金使入境  
接伴館伴舊儀 癸卯成閏遣統制杜彥救淮寧擊敗  
金人于項城 丁未金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  
臣禮及新復州軍接伴使洪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  
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  
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  
可謂實或又言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先實後名乃今之

利兵部尚書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為  
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  
可損矣 甲辰金追削李通官職 戊申錄文宣王四  
十九世孫孔瑄為右迪功郎 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  
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浴嗟  
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  
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  
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



人即殊死鬪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  
會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  
父老擁馬迎拜 辛亥金以廉平誠諭中外官吏 壬  
子金使高忠建等見於紫宸殿詔館伴使徐嘉等以所  
定禮示之忠建固執帝特許殿上進書及升階猶執舊  
禮陳康伯以義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  
曰臣為宰相難以下行閭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  
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徑前

掣其書以進忠建氣沮帝嘉歎之 癸丑金人圍淮寧

府守臣陳亨祖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事聞贈容州

觀察使 甲寅吳璘自順德軍復還河池金人犯鎮戎

軍 丁巳遣洪邁等賀金主即位 戊午知蘭州王宏

拔會州 金人陷淮寧府統領戴規戰死成閔歸自淮

東 辛酉金人攻原州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

其間可里所其長亘淮南北又有赤氣浮於淮南自高

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夏四月丁卯朔姚仲

遣兵救原州 己巳金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等敗窩斡於  
長灤 辛未金降廢帝亮為海陵郡王諡曰煬海陵  
之弒也都督府以其柩置南京班荆館至是詔與其子  
光英同葬于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 乙亥金詔  
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 金完顏默音復敗窩斡於  
霧霖河 戊寅以御史中丞汪徹參知政事 辛巳金  
主宴夏使於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廳下  
賜食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 初議遣使如

金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  
振帝然之遂遣洪邁等使金帝謂輔臣曰向日講和本  
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  
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  
有四事戊戌邁等辭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  
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

彼以河南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  
邁至燕金閭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  
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自旦及  
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  
可乃遣還 壬辰金詔征契丹部將士曰應契丹與大  
軍未戰而降者不得殺傷仍安撫之以後招誘來降者  
除奴婢以已掠為定其親屬使各還其家仍官為贖之  
是月大雨淮水暴溢數百里漂沒廬舍人畜死者甚

衆 金人發諸路兵二十餘萬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  
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於石  
闌堰金兵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  
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  
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  
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  
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 五月戊戌金遣元帥  
左監軍高忠建會北征將帥討契丹 己亥金右副元

帥完顏默音坐逗遛召還京師罷之 壬寅姚仲及金人戰於原州之北嶺官軍大敗 金立楚王允迪為皇太子 戊申復以楊存中為醴泉觀使奉朝請罷御營宿衛司 辛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魏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從子也 甲寅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

事務兼節制淮東西沿江州郡軍馬 己未吳璘遣將  
復熙州 壬戌置御前萬弩營募淮民為之從張浚請  
也浚謂敵長于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  
乃令專制弩治車 帝之還臨安也傳位之意已決懲  
宣和吳敏輩自以為功不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  
獨請對言不宜急速會陳康伯乞去位帝曰更待數月  
康伯喻意不復言既而帝益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且曰  
今不正名恐下有疑似之心且諸將分屯江上必使之



曉然咸知聖意遂草立皇太子手詔以進甲子內降詔  
立皇子瑋為皇太子更名睿是月吳璘攻熙州拔之  
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  
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  
四郡獨金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師不得進六月  
丙寅朔吳璘次大幽嶺以原州之敗檄召姚仲至軍前  
下河池獄命夔路安撫使李師顏代將其兵先是以  
秦檜舊第為新宮戊辰名曰德壽命內侍張去為領之

庚午以復與金議和罷三招討司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甲戌加贈皇兄子偁為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妻張氏封王夫人乙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朱倬罷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孝論其罪故也是日內出御札傳位於皇太子帝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

上皇后 丙子帝行內禪之禮百官班紫宸殿下有司  
設黃麾仗五百人太常官樂工百人設而不用先是帝  
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  
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即趨殿側便門欲  
還東宮帝勉諭再三帝遂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宰  
相陳康伯執政葉義問汪徹黃祖舜升殿奏陛下  
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第自此不獲日  
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帝亦為之揮

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間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帝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帝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掖扶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奉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太子遽興康伯等陞殿奏願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

上皇付託之意太子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尚容辭遜班退太上皇即日駕之德壽宮帝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而歸頃之太上皇后赴德壽宮是日詔有司議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應奉德壽宮少有怠慢以大不恭論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於秦檜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殺之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志士為之扼腕切齒而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朝德壽宮 戊寅大赦詔宰相率百官月兩朝德

壽宮 金詔居庸闕古北口議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  
官賞 己卯以即位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金詔守禦  
古北口及石門闕 癸未始御後殿 甲申詔中外臣  
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岳廟朱熹上封事首言陛下毓德  
之初不過諷誦文詞比年以來頗留意老釋夫記誦詞  
藻非所以探本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  
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本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次言修攘在先定計定計在罷和議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由知之耳

帝始欲日朝德壽宮上皇以恐廢萬幾不許乃命禮官重定其期禮部侍郎黃中奏謹按漢高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乞依此故事從之上皇復不許丁亥詔自今月四



朝德壽宮 復胡銓官知饒州 己丑詔有司月奉德

壽宮緡錢十萬 庚寅金右副元帥布薩忠義大敗窩

斡於裒嶺西陷泉獲其弟裒 壬辰詔百官日一人入對

癸巳蝗 甲午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

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 乙未晦金人屠原

州 秋七月戊戌興州中軍統制吳挺復鞏州 帝手

書召張浚入見癸卯以為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圖恢復欲遣舟

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及浩執政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甲辰命汪徹視師河北京西遣劉珙等使金告即位戊申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尋又官其子孫六人是夜地震大風拔木癸丑統制趙撙等復光州丁巳罷李寶措置海道金速頻軍士穆爾古

等告完顏默音子色格寄書其父謀反金主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然穆爾古伏誅 戊午恩平郡王璩入見 壬戌詔李顯忠軍馬聽張浚節制 是月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初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珙告即位至境金人責舊禮不納而還 八月己丑朔四川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于摧沙敗死 金左監軍高忠建破奚于拷撓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

者攻破之盡殺其男子以其婦女童孺分給諸軍已

已以翰林學士史浩參知政事 壬申金萬戶溫迪罕

阿哩布與奚戰于古北口而敗詔完顏默音等禦之

癸酉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

卿等位居幾要畧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

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

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

意於是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

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丁丑金詔元帥右  
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會大軍討窩斡 丁亥班寬  
恤事十八條 起居舍人洪邁知閤門事張掄坐奉使  
辱命罷 金主諭御史臺曰卿等所劾唯諸局移行稽  
緩及怠於赴局者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寮善惡  
邪正當審察之若止劾細事而畧其大者將治卿等罪  
矣 金人攻德順軍甲申吳玘敗之於北山 戊子  
追復李光資政殿學士趙鼎范冲並還合得恩數 庚

寅以生日為會慶節 追冊故妃郭氏為皇后諡恭懷  
尋改安穆 辛卯金罷諸闕征稅 九月進封皇子惲  
為鄧王愷為慶王惇為恭王皆郭皇后所生也 甲午  
金人攻順德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庠戰死 乙未金詔  
尚書右丞赫舍哩良弼以便宜招撫奚契丹之叛者

丁酉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史浩言官軍西討東不可  
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  
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奏恢復莫先於陝西五路

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  
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于是前後凡十五  
疏帝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罷允文知夔州  
以王望之代之金陷泉之捷伊喇窩斡以數騎僅免  
收合散卒萬餘人奚部從者多降窩斡自知勢窮北走  
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餘  
衆悉平惟扎巴不服每為邊患先是窩斡漸逼居庸關  
金主懼與大臣謀曰兵勢如此若宋乘虛襲我國其危

矣設有所求當割河南與之及窩幹平割地之意遂寢  
冬十月己巳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罷尋落職饒州  
居住 詔登聞鼓院毋阻抑進狀 甲申金人攻德順  
城吳璘擊走之復遣兵追襲遂為所敗 乙酉升建州  
為建寧府 戊子以資政殿學士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金改葬睿宗于景陵大赦 十一月癸巳朔金以布  
薩忠義為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率衆寇邊時金主  
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



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  
禮如故則兵則罷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戊

申詔改明年為隆興元年 辛丑立措置京西營田司

從視師汪澈言也 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密使

丙寅詔吳璘班師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州

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富察世傑率師十萬來

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棄德順城徙兵民

於秦州界內 帝謂輔臣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

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言其非罪呂忱中發王  
昫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直其寃狀章傑捕趙  
鼎送蔡人又搜其家私書欲傳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  
為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為王鈇家治盜欲煅煉富民  
多取其賠償王正已為司理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  
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戊辰詔  
侍從臺諫集議當今弊事仍命率其屬使極言無隱  
太上皇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帝極盡先意承志之道時

訪求珍異以供娛悅 是歲秘書監正字奉祠胡憲卒  
憲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  
之未嘗校學者稱為籍溪先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